

文體明辯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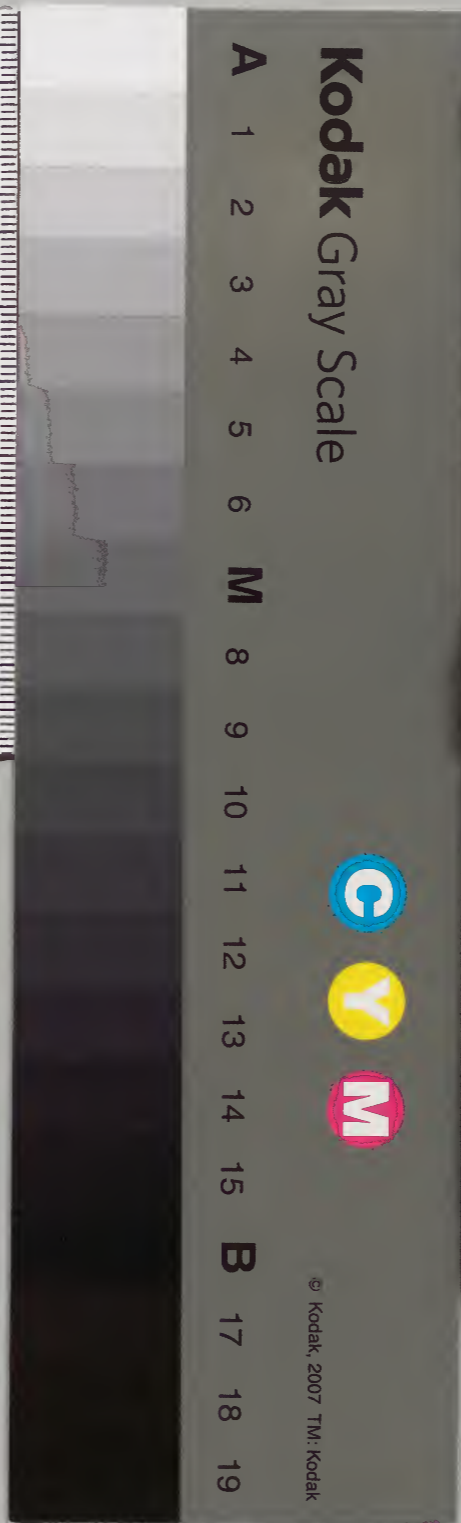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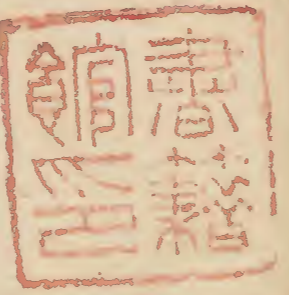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八	三	二	文
二	三	五	章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七	一	六	漢
八	二	一	書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三	六	六	漢
二	一	一	書
函	冊	號	類
九	七	二	
架	八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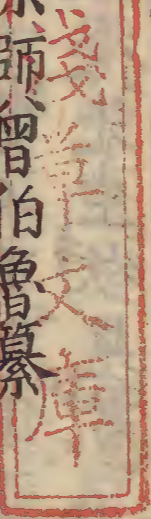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22	
冊 數	78(62)		
函 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傳一

史傳下

范睢傳

漢司馬遷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主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冷睢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
擗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
年申反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
古尿字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
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
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
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
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
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

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
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
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
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
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魏東行縣邑范
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讀諸侯客此恐辱
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
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

鄉者疑車中有以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
 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昭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
 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
 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故
 楚之郢都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潁王嘗稱
 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羊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名理高陵
 君名顯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

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
 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
 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
 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
 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
 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
 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
 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榘步林質而謂要腰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

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
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縵梁有縣藜楚有和朴璞同此
甲寶者土之所生良土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
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
知病人之死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
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
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
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用乎且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
一語無効請伏斧質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
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
辭為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
王至范雎繆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聞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
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
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
者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
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
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踈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
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
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
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
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下放
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
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
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小補於
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

伏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讀曰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名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

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僻遠寡人愚不自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主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主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

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
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
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
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太王之
計有所失也秦主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
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網毒非計也
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
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

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關地千里而
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
有也諸侯見齊之罷讀曰疲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
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
者乎王曰文子甲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
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
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
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

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
樞以盛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
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
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
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
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其姓伐魏拔懷後二歲拔
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
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

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
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
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
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
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
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
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
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
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也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音征敵音征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穰侯所居國弊斷也御制也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典齊射王股

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詐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太史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收攘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恠多於王室秦封
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
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
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
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
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久
庸同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

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
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
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也謂雎也豈有客習於相
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
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
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
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中
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恠之至相舍門謂須賈
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

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
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賈之須賈頓首言死
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
天下之書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
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
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定范雎曰汝罪有三耳
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
以荆五千戶申包胥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
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

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
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
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
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
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
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
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
平原君勝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
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

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太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納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

之德必償雎耻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父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

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主書曰王之弟指平原君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主使入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主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魏無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久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簞

一見趙主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主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趙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

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
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
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
侯日益以不擇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主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

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
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卒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
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傳

漢司馬遷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
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孰視而
笑曰先生曷曷也同臯臯巨有魁顏顏蹇蹇吾聞聖

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
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
者曰吾持梁當作刺齒此二字當作肥言食肥也躍馬疾
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同揖讓人主之前食
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
釜鬲於塗聞應侯范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
彼一見秦主秦主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

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山之辯吾
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久召蔡澤蔡
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
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
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
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
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
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主豈不辯智之期與應
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

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太夫種其卒然言其終也亦既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人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外欺舊友奪魏公子中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

言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矣夫種之事越主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同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息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當作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

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膠辱而憐其臣
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
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
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
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
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
名在膠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
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閔夫事文主用公輔成主也豈不亦

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閔夫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同昔功臣孰與秦孝公楚
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
危也脩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
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王之
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
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

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主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太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木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

不定以辟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正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太史名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

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
二事方由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
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
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
服趙奢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
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
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

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
罪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
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主深
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厚為榮墾章入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
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

此此所謂信同而不能誑同往而不能返者也范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
川以實且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
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
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
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木夫種
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言
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

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嚴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
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誑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
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
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

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久甚眾莫及臣不
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
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
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
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
太子丹入質於秦

兒音兒寬傳

漢班固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

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為同學
也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
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久溫良
有廉知自將自衛也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
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
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
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
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
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張姓
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

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武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
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
鄉讀日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待御史見上語
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
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
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東
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由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
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

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繩屬不絕課吏以
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效古巡狩封禪之事諸
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
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
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同羣元宗祀
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
也然草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令閉祛
開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
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

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
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
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
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
天地祖始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
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
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
景至之冬癸亥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日

也冬至肅邕求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
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
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
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
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第
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
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
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
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居位九歲以官卒

文
本
通
志
卷
九
傳
示

三

王丹傳

宋范曄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素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僮孥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穢掃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太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侯霸字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明生喪親家在中山自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夷

吾鮑名叔次則王名貢張名陳餘凶其終蕭名朱名博名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扁鵲傳

漢司馬遷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守客館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

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見鬼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二十日視見垣一方人方邊也言能隔牆以此見彼邊之人也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秦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十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顧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落魁之西而亦不能存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官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好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

文禮明詩卷五十九 傳一

三十一

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
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
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
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石針橋引
案抗音元橋引案抗謂以按摩之毒熨一撥見病
之應因五藏之輸東注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
女角髓腦揲音荒也膏荒爪幕以爪決其溺浣腸胃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終曰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
以鄰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
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
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都至衆不可
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
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
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同瞬舌橋然而不下乃以
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
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偏僻也寡人幸甚有

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損填溝壑衰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
敢於曉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
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
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
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
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
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
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
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

良土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
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
分之熨謂熨之令溫暖氣入五分也以八減之齊和藥之齊和所減有八
煮之以更熨兩臍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
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入
起耳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
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
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

文選月詩卷五十一 傳下

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久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滕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七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以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正體

伯夷傳

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
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太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言不稱由
賤光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止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
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
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略也。見何哉？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孔子稱伯夷
不怨而逸詩

乃怨詞，故其傳曰
可憐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仲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
伯昌周文王也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
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
邪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
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失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
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
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
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衆庶馮音生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
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

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
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

孟子傳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
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至則見以為

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鞅富國彊
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用
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神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
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
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
侈不能尚德若太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
觀陰陽消息而作恠迂之變終始太聖之篇十餘

萬言其語閑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
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波瀾反
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
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太川通谷禽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
十下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禪

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
一州如此者九乃有木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
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
劬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
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趙勝側行微
足結反拂也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
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其游
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
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

文禮明前卷五十九 傳二下

三三三

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
趙孟軻稱大主去邪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
哉持方枘欲內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
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洗
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
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
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
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屈原傳

漢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

志也記明於治亂嫺關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也其能懷王使屈
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二未定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
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
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
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

呼天也疾痛恠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
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
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
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
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
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同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讀曰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
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
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
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
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文選卷之五十一 傳下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
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
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
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廷使於齊顧反諫
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
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莫暮時秦昭王與
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
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
秦歡懷王卒行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同復之秦
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
令尹楚人既外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
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
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
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
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

史記卷八十五 留侯世家 三十一

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賦不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誼為長沙王太傅過

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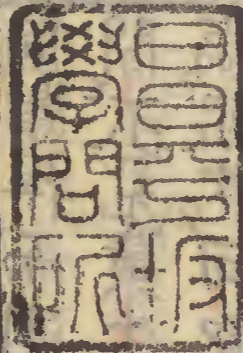
黃憲傳

宋范曄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當作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名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袁閔字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渝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疵文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名汪以為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變體



整字點朱

